



双面 白象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魏 晞

这是一头 巨兽 明明老了,却又时髦。
自1993年建成交付,住宅楼 白象居 已栖身重庆江畔28年,容纳约590户人家的生活。

有人嫌弃它,24层高,没有电梯,设施破败,是市中心的 贫民窟,有人追捧它,把它写进论文,拍进电影,用它作照片背景吸引社交平台的流量。

不久前,一位在白象居收发快递的小伙子因为一天爬一座山 被媒体报道,人们也再次谈论起这座建筑。

它拥有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躯体,是重庆城市景观的网红 顶流,明星王俊凯曾坐在某个单元门口的藤椅上,为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照。此后赶来追星打卡 的人磨破了这把藤椅的扶手。

上世纪80年代,要给 最贫穷、最有居住安全需要的人 造一栋现代化的、功能齐全的住宅,是白象居设计者之一、今年86岁的建筑师张从正最初的构想。

码头出生的金克华是第一批住户之一,直到现在,他还把当年搬进白象居,列在一辈子运气最好的事 里。

如今,在 红 的表皮下面,仍然住在白象居的人,过着与都市繁华有距离感的生活。但他们对时尚似乎又并不陌生,夏日午后,公共走廊里纳凉的老人,会为前来拍照却迷失在大楼复杂结构里的年轻人指路: 你要找 的拍摄角度在那里哈!

根据社区民警提供的信息,这座奇幻建筑里,同时生活着上世纪20年代和本世纪20年代年出生的人。

花399元,做1小时港风美女

牟远红自诩是个生意人。
她30岁,在白象居出生、长大,如今,正试图把这栋楼里的 旧钱 和新钱 都挣了。

她原本开了一家麻将馆,40元一张桌子,老住户们能打一下午牌。后来,进入白象居 打卡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,牟远红就把麻将馆的一间包厢改成冷饮店的吧台,一天能卖出五六十杯柠檬水。

常有游客指着社交软件里时髦的照片问她,这个角度的照片在哪个拍?她能指出对应的单元号和楼层。年轻人爱夜游,她就让冷饮店开到晚上9点。

白象居距离重庆的城市地标解放碑,只有1.2公里。这座抗战胜利纪功碑已经建成74年,被新中国迅速崛起的商业文明包围起来。

重庆是山城,地势起伏,从解放碑出发,顺着阶梯朝白象居行进,足下的台阶从宽敞洁净,慢慢变得又窄又陡。途经人均消费400元的日式餐厅、劳力士手表专卖店、1500元一晚的星级酒店后,卤味店、五金铺、平价超市逐渐多了起来。

一家卤味店的老板娘就住在白象居,每天下午她都到牟远红的麻将馆打牌。她卖的卤味价格亲民,微信收款14元的提示音不断响起。

牟远红最得意的是,她的麻将馆曾是电影《火锅英雄》的取景地。在社交媒体中,人们提起白象居,总要配上这部影片的截图。事实上,曾获台湾电影金马奖的《少年的你》、获香港电影金像奖的《疯狂的石头》都在白象居取过景。

紧邻的长江索道上,缆车以每秒6米的速度,贴着白象居飞驰而过,滑向对岸。在一个没有任何特别的夏日里,一位穿着蓝色碎花上衣的老人,站在白象居某条走廊的窗口处,往缆车的方向眺望。不远处,几个年轻人正在为拍摄时尚大片做准备。

一位多次探访白象居的旅行博主说,这里的建筑风格适合拍摄 复古港风 的照片。这座楼里还有不少专为人们拍摄旅途的摄影师 趴活儿,消费者花上399元,就能当1个小时的 港风美女。

天气晴朗时,两间开在白象居楼内的民宿生意火爆。都订满了!民宿老板应付订房者,现在的客人,一订就是四五天!

比起妆容精致的拍照者,白象居则是不加修饰的模样。外墙灰暗,无数条线缆在楼间纵横交织,看不出颜色的雨棚歪歪斜斜地搭在密密麻麻的老式防盗网上,走廊里的路灯罩着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小黄伞,公共走廊的通风处晾晒着各色衣物。

望龙门派出所民警赵腾飞回忆,白象居过去的盗窃案,大多针对体力劳动者,他们不习惯关房门。现在则有旅客来报案,称拍照时丢了手机。

网红的 热度下,白象居并非年轻人真正想要居住的地方。牟远红早就计划好了,在白象居赚足钱,就去买个带电梯的房子。

快递员周永洪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,不得不手绘了地图。白象居依山势地形而建,6座单元楼高度不一,从沟通6个单元的公共走廊出发,抵达每座楼的层数都不相同。

要走出白象居,可以从最底层的出口进入滨江路,也可以从第二高度的停车场驶入消防车道,最高的出入口是公共走廊,连接白象街和解放东路。

游客大多在公共走廊活动,那里的商机早已被发掘,矗立着好几座手机充电桩。一家小卖部把自家洗手间改成公厕,贴出一元一次的告示,标明扫码再使用。

一位在白象居长大的00后女孩,把家里客厅和阳台改成咖啡馆。为了契合白象居 复古 的气质,她还把墙壁刷成深绿色。

咖啡馆开业那天,邻居送来花篮。小时候我从不同同学说我住这里。她回忆,但现在我总能听到对白象居的赞美,特别 神奇 之类的,终于有了认同感。



重庆白象居内拍照的游客 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魏 晞/摄



重庆白象居外观

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有住户写下大大的 游客止步 贴在楼道处。也有人主动把板凳搬到走廊里,供游客歇脚。要保持重庆人的传统,好客!

留下能让人议论的东西

建筑师张从正86岁了,住在重庆歌乐山的颐养院里。

有时,这位老人正说着话,突然要求打个盹儿。自从患上脑梗梗后,他总感觉双脚的关节被捆住了。但提到白象居,他愿意花一整天时间来谈。这是他花费4年时间设计的作品,承载了他的梦想

对这项任务,张从正格外珍惜,到实地多次走访,发现码头工人大多住在草棚、竹棚,谁占的地多,那就成了家。晚上,街道成了公共客厅、厨房,沿街炊烟阵阵、碗碟声声,猜拳行令声、小贩叫卖声杂成一片。夏日,板凳、竹床在街道上一字排开,小孩常在街边的竹床上度过夜晚。

这样的生活空间存在不少安全隐患。张从正参考香港的住宅建筑,希望设计低标准、高层的现代住宅,给这群 最贫穷、最有居住安全需要 的人。

如今71岁的金克华曾经是这群需要居住安全的人之一。他在望龙门出生,父亲在轮渡公司当轮机长,开船载人运货。

他回忆,自家兄弟六人和父母挤在31平方米的棚子屋,和几千个一起住在望龙门码头小,共用一座公厕。下雨天,他家 外头下大雨,里面下小雨。望龙门缆车从窗前驶过。

这条178米长的缆车道是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的中国第一条客运缆车,解决了市民爬坡之苦,有市民形容它是 土飞机。就在白象居正式建成的1993年,为修建滨江路,望龙门缆车停运。

地形陡峭,张从正反反复复演算过各种 上上下下的方案,在先下坡后登楼和先下楼后爬坡之间犹豫。

他想到,可以在楼层中部设计一条公共走廊,连接6个单元的楼梯,住户通过走廊上行或下行回家,无需攀登多余高度。他期待着,这条公共走廊能承担原来望龙门码头 公共客厅 的功能,满足住户娱乐、托儿、休闲、医疗的需要。

张从正考虑过,将白象居设计成和长江平行,但又怕这栋高层建筑会像 城墙 一样,挡住江风,所以他最终让白象居的楼体垂直于江面,让不同朝向的居民都能欣赏江景。

这位建筑师回忆起很多设计细节,比如像一把打开剪刀的楼梯,连接着同一楼层两侧的4户住户。他期待,孩子们可以在剪刀楼梯上玩乐、游荡,穿堂风从楼梯两侧灌入,抚慰成人爬楼的疲惫。

在某种意义上,白象居如今的 流量,让张从正实现了初衷。在当下,这栋建筑仍在被议论、被记录。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魏皓感慨,如今,追求效率成了主流,机械技术也日益发展。建筑师完成一项设计只花三四个月,施工方面也可以依靠机械技术改变地形。他认为,这种趋势会削弱设计师的专业性,也将城市原有的复杂地形,变得单一。

魏皓严用 生猛 概括白象居的气质,代表不规矩、彪悍、复杂的美。他初次到访白象居,看到楼梯扶手上贴满小广告,第一印象是 脏,但不



重庆白象居内公共走廊 视觉中国供图

一会儿,他看到长江索道 贴着 白象居呼啸而过,印象瞬间颠覆。

魏皓严曾在学院图书馆找到3册《教师建筑与规划设计作品集》,收录了不少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作品,白象居的介绍只占其中一页。

上世纪80年代,张从正邀请同事孙志经、曾凡祥,参与白象居的设计。他们最终获得1994年重庆市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和一面锦旗。曾凡祥在2021年年初逝世,当年那面锦旗,也没人记得丢到了哪里。

但他们的作品,依然矗立在长江边。出生在码头的金克华回忆,1988年,政府组织望龙门的拆迁工程,一个月内搬完家的住户,能得到100元奖励。金家不到一个月就全部搬离,投亲靠友,期待住进他们听说的 重庆最好的房子。有时金克华忍不住,会跑到工地看看这栋 摩天大楼 的施工进度,再回家告知家人。

1992年,金克华接到通知,去渝中区体育馆领取拆迁证。原定上午9点的活动,有些老邻居早上4点就去现场排队。金克华不记得那天领导上台讲话具体说了什么,但记得台下的拆迁户都在拼命鼓掌。

等到中午,他终于领到一张盖有红印章的、写着他名字和门牌号的纸。他难得地下了一次馆子,马上赶回白象居找房子。他的新家在一楼,因为身体残疾,他被分配了不需爬楼的房子,房间里有独立卫生间、厨房、两间卧室。

激动!回忆的时候,金克华一直重复这两个字。

他出生不久就意外摔伤,小时候被同学戏称 驼背。少年时他想学中医、开诊所,但初中刚毕业,文革就开始了。后来,他在皮鞋厂干了10多年,上世纪90年代 下岗。

住进白象居,成了他人生清单中 运气最好的事之一。

慢慢地,来自烟草局、轮渡公司、银行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也陆续搬入白象居,和望龙门码头工人一起,成了最早一批住户。

当时他不敢奢望,有一天能在白象居扎根。

在白象居公共走廊入口处,有一家鸡杂店。厨师双手从铁盆里捞出鸡杂,稍微沥干,再投入水中,重复着去除血水的动作。接着,他摆上砧板,手起刀落,把土豆切成薄片。

房子是我们一刀一刀切出来的。厨师就是鸡杂店老板,在白象居坐拥两套房子,夫妻住一套,另一套租出去。

这个56岁的四川人身材不高,腆着啤酒肚。他的顾客大多是白象居住户,附近市场的小摊贩经常约同乡来,吃一锅麻辣鸡杂,一解乡愁。

空闲时,老板宁可和老顾客打扑克,也懒得招揽走廊上潜在的顾客。他没有加入任何外卖平台,菜品只有一道干锅鸡杂。

这里百分之百的住户都认识我,我能记得其中九成人的脸。2003年,他在公共走廊上开了当时唯一一家饭馆。开业时,很多住户来捧场,一度坐满走廊里。那段岁月,走廊没有灯,晚归的年轻人怕黑,请他陪着走回家。

老顾客管他叫 哎,几乎没有人留意过,他的名字就贴在店门口的安全责任牌上 李三文。

李三文见证了白象居的落成。1992年,他揣着50元,背着一床棉被,和十几个同乡结伴来重庆做棒棒,每天穿梭在400米长的白象街上,挑香烟、衣服,还往当年正在施工的白象居工地挑过水泥。当时他不敢奢望,自己有一天会在白象居扎根。

那时候,李三文和同伴租了一楼一间毛坯房,用木头搭了15张简易木板床,一人挨着一人,每天付1元房租。空闲时,一群男人围坐在木板床上,打扑克牌。

他当棒棒 10年,把攒下的钱全寄回老家,养大了两个儿子。2003年,妻子带着儿子来到重庆,一家人盘算着,在公共走廊入口的11楼开饭馆,儿子掌勺,他和妻子负责采购和切菜。

在许多住户的回忆里,早期的白象居就像 贫民窟,公共走廊堆满杂物,许多住户是体力劳动者,常常裸着上半身出行。为了迎客,李三文每天早上都要清扫店门口的狗屎。

买了两套房子。李三文却不舍得离开白象居,和妻子继续守着这家饭馆。

他在意当 棒棒 的那段往事,询问记者:我当过 棒棒 这事,现在会不会让儿子没面子?当年和他一起挤在白象居一楼的同伴,有人回老家,有人被儿女接去上海、广州居住,只有他留在白象居。

要在市中心生活,还要少花钱,选择有限

在重庆,如果想在市中心租房子,方便工作,又想少花钱,选择是很有限的。

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数据,1043人选择在白象居租房。这些流动的租户中,有人经营滨江路路边的报刊亭,有人在中医堂负责抓药,有人在附近的工地上做水电工。

他们支撑并建设着这座城市。有些租户在朝天门批发市场工作,每天见到凌晨4点的重庆。他们推着装载衣服的小推车,碾过水泥楼道,弄出单调又持久的噪音。

民警赵腾飞介绍,通常,入户调查会挑选上班族回家,即晚上6点半到9点半的时间段。但在白象居,她敲开门后,常看到睡眼惺忪的人,不情愿地掏出身份证 他们下午三四点从朝天门下班回家,傍晚就开始加班。

即使住在江景房里,白象居居民也很少对住房作浪漫点缀。这里的阳台很难见到花草,负责白象居一单元、二单元的社区网格员董海梅观察发现,大多数家庭的阳台都成了储物间,有些家庭在阳台摆放一张单人床,能多住一个人。

提供包车服务的司机李成树是白象居的老租户,在4楼住了8年,每天奔波于重庆各大旅游景点。从他家阳台仰视长江索道,只能看到缆车未刷油漆的底部。

这套70多平方米、两室一厅的房子,每月租金1200元。房东把客厅打隔断,多了一间卧室,李成树一家8口居住。他和妻子住一间,两个女儿住一间,儿子儿媳带着年幼的孙子孙女住一间。

白象居是他最理想的选择,离解放碑近,方便他接送游客。晚上在滨江路边免费停车,只需早上6点前出门,提前把车开走。

2020年,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旅游行业不景气,李成树在家休息了一年。为了节约开支,他选择接受白象居每天凌晨4点响起的推车声,接受阳台上受潮发霉的衣物。他养成习惯,为了防虫,进屋后,先点燃一盘蚊香。

最近半年,他终于忍受不了了。由于管道老旧,家里下水道平均每个月堵塞两次,每次请人清堵要花150元。

今年6月1日,李成树决定离开白象居,搬到200米开外的平房里。他依然离不开白象居生活圈,因为其他地方,停车费比房租还贵。清理物品时,这个常年在出租房的家庭,几乎没有带走任何 大件。连风扇都是房东的,他们拎包就走。

待在大白天也要开灯照明的 新家里,这个50岁出头的男人,多次谈起回老家生活的冲动。他在老家的房子,亮堂堂的,四室两厅。1988年,他在重庆丰都县来朝天门附近跑出租车,一直没有在市区买房。

李成树曾想过贷款买房,但他有3个儿女,经济压力大。妻子在交警队当辅警,每月工资2000多元。大儿子有两个孩子,给影视剧组运送器材,收入不稳定,所以一直租房生活。

有时,把游客送到景区后,李成树会寻找一处没有人的山头,停下来,从座位下掏出喇叭和管子,拼接成一把唢呐。然后,这个已经离乡33年的男人会从车里出来,鼓起腮帮子,吹起他最爱的歌曲《十五的月亮》,没有观众,也没有镜头。

吹唢呐是他小时候在乡间学的本事,连妻子也没听过他的演奏。在城里吹,会扰民。

每当夜幕降临,李成树就和妻子带着孙女,沿着滨江路散步。东水门大桥早已亮起了灯,闪闪发光的大船驮着夜游长江的游客,行驶在价格不菲的固定航线上。白象居对岸的喜来登大酒店,像两支金色的矛头刺入夜空。滨江路对岸,一排沿街的餐厅勾勒出

一条灯带,李成树不屑地说:那是腐败街,一个包子卖六块。

□ 尹海月

鲸鱼又迷路了,这次是在浙江台州。7月6日早上,被渔民们发现时,12头瓜头鲸正躺在台州头门港大桥附近的滩涂上扇动着尾巴,其中3头已在高温暴晒下死去。

为了营救这群搁浅的鲸鱼,来自公安、渔业、消防等部门的救援人员,将它们拉到挖好的水坑里,裹上湿毛巾,浇水降温。还有人搬来毛竹和塑料薄膜,为鲸鱼制造简易遮阳棚。救援持续了8

个多小时,中途,人们尝试趁着海水涨潮,把鲸鱼送回大海,但它们又被冲上海滩。

之后,9头鲸鱼被分批带回救治,截至目前,有6头被放生,2头死亡,1头还在救治。7月11日,台州温岭又有2头鲸鱼搁浅,其中1头在人们发现时已经死去。

搁浅是鲸鱼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之一。一旦冲上浅滩,携带沙子的海水将呛入它们肺中,接着是太阳无情的炙烤,最后,重力将挤压它们的内脏,除了无力地扭动身体,鲸鱼们只能在时间流逝中等待死亡降临。

据统计,1990年至今,每年几乎有上万头鲸鱼搁浅,最大一次鲸鱼搁浅事件发生在1918年,当时有1000头鲸鱼被困在新西兰的查塔姆群岛。过去80年间,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发生过300余起鲸鱼搁浅事件,被称作 鲸鱼墓地。

目睹过鲸鱼的痛苦,人们一直在寻找鲸鱼搁浅的原因。亚里士多德是世界上第一个记录鲸鱼搁浅的人,他在著作中直言: 鲸鱼为什么会搁浅我无法回答。2000多年过去了,真相愈发扑朔迷离。

1962年,荷兰科学家杜多克分析了26种鲸鱼的133桩 自杀 事例,发现搁浅多发生在坡度平缓的海岸。他认为,在这种地形下,鲸鱼发射超声信号时会信号失真,导致其探测不出深水位置。但后来研究表明,坡度平缓的海岸并不会引起回声信号的混乱。

此后,有关鲸鱼 自杀 的原因众说纷纭。有人用动物心理学解释,说鲸鱼喜欢群聚,当领头鲸因病或遇害而搁浅时,整群鲸随之同归于尽;有人推测鲸鱼搁浅是想 返祖,因为鲸鱼由陆生祖先演变而来,假如遇到危险,到陆地避险是惯性使然。还有科学家通过研究分析,鲸鱼搁浅与觅食时升水过急导致肌肉缺氧、骨骼坏死有关。

虽然鲸鱼搁浅还没有定论,但可以肯定的是,人类活动与鲸鱼搁浅密切相关。2018年11月,印尼苏拉威西岛一处海域发现一头9.5米长的抹香鲸尸体,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115个塑料杯、4个塑料袋、25个塑料瓶、2只拖鞋、一个尼龙袋和1000多件其他类型的塑料制品,虽然它的死因不明,但背负着这些垃圾生活,它不会太好受。

噪音污染也促发了鲸鱼搁浅。2000年,美国巴哈马群岛发生大量鲸鱼搁浅,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达琳·凯顿对鲸鱼进行尸体解剖后发现,鲸鱼耳朵普遍充血,他认为,这可能是美国海军舰艇使用大功率声呐,导致鲸群丧失辨别方向的能力。

鲸鱼处境本就堪忧,还有国家火上浇油。一个多月前,丹麦法罗群岛的渔民将175头鲸鱼驱赶到岸边,用长矛戳断鲸鱼脊髓,用弯刀切断鲸鱼脖子,鲜血染红了海面。在这里,捕鲸是传统活动,资料显示,法罗群岛最近10年捕杀鲸鱼超6500头。据英国《独立报》报道,2018年6月,日本捕杀122头怀孕母鲸及114头幼鲸,号称此举是为 科学研究。

鲸鱼是地球的 降温神兽。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动物,通过生长、繁衍和进食,把碳储存在体内。鲸鱼死亡后,尸体连同体内的碳一同沉入海底,保持几个世纪之久。2010年,科学家研究发现,鲸鱼每年将19万吨到190万吨的碳沉没到海底,相当于每年跑在路上的车少了4万至41万辆。

鲸鱼的尸体还可以为深海物种提供养分,研究表明,在腐烂最后阶段,鲸鱼的一具骨骼可为200多个物种提供食物和栖息地。2019年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,在碳封存和维持海洋功能健康方面,一头巨鲸价值超过200万美元。

如果搁浅的鲸鱼无法回归海洋,这些价值将不复存在,死去的鲸鱼体内气压上升,还有爆炸风险。2004年,一头重达50吨、长17米的抹香鲸在台湾云林县搁浅,现场工作人员用一辆100吨的卡车将其拉走,送往市郊的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解剖。但途经闹市时,尸体爆炸,数吨重的腐败物、油脂、鲸鱼血倾泻而出,砸向了小吃摊和马路。

鲸鱼搁浅后,即使没有死亡,有的也再难回到大海,人们只能对其实施 安乐死。假如在海滩遇到鲸鱼搁浅,最好的方式,是联系专业救援人员,帮助它们尽快回家。

人类理应为鲸鱼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。2018年,新西兰惠灵顿一处港口,出现一头南露脊鲸的身影,它拍打着浪花,在海面勾勒出优美的弧线。

为了不影响它嬉戏,一艘渡轮临时改变航线,在原地来回转弯。原本定在海滨举行的一场烟花活动也推迟举行,88%参与调查的市民赞成此举,尽管这是惠灵顿22年来首次在毛利新年举办烟花秀。一位市民说,烟花秀什么时候都可以举行,但鲸鱼可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来。

新西兰人为这条鲸鱼取名 Matariki,即毛利新年,并为它开通社交账号,记录它每天的心情,向大众科普南露脊鲸。全市还掀起了以 Matariki 为主题的绘画热潮,小孩子也拿起画笔,画下了心目中鲸鱼的样子。

逗留一周后,Matariki 离开了惠灵顿,烟花活动如期举办,惠灵顿的市民们用行动说明,当有动物造访,我们能做的是不打扰,给予他们充足的空间和自由,还自然本来的面目。